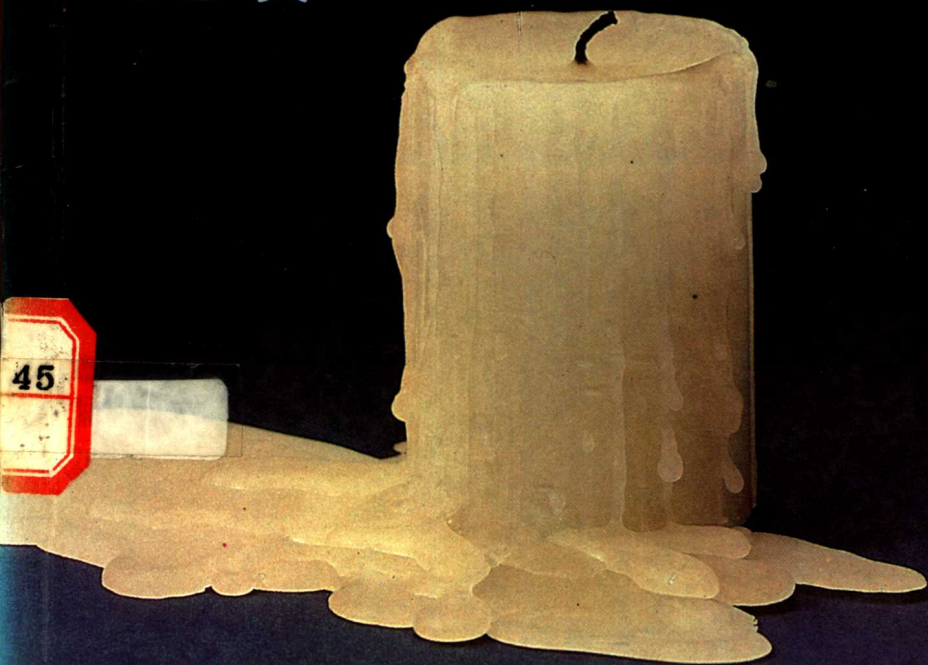


增一根烛光

湘灵



增 一 根 烛 光

All rights reserved.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,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, electronic, mechanical, photocopying, recording or other information storage,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.

增一根烛光

作者：湘灵

版权：©1987国际图书(新)有限公司

出版及发行：国际图书(新)有限公司

International Book (S) Pte Ltd
Blk 231, Bain St. #03-45/#03-47
Bras Basah Complex, Singapore 0718
Tel: 3384140/3370990 (2 lines)

封面设计：Frankie Wong Studio (Hong Kong)

版头设计：L. P. Wong

印刷：金昌印务 Chin Chang Press

出版日期：1982年2月初版

1982年3月再版

1987年5月三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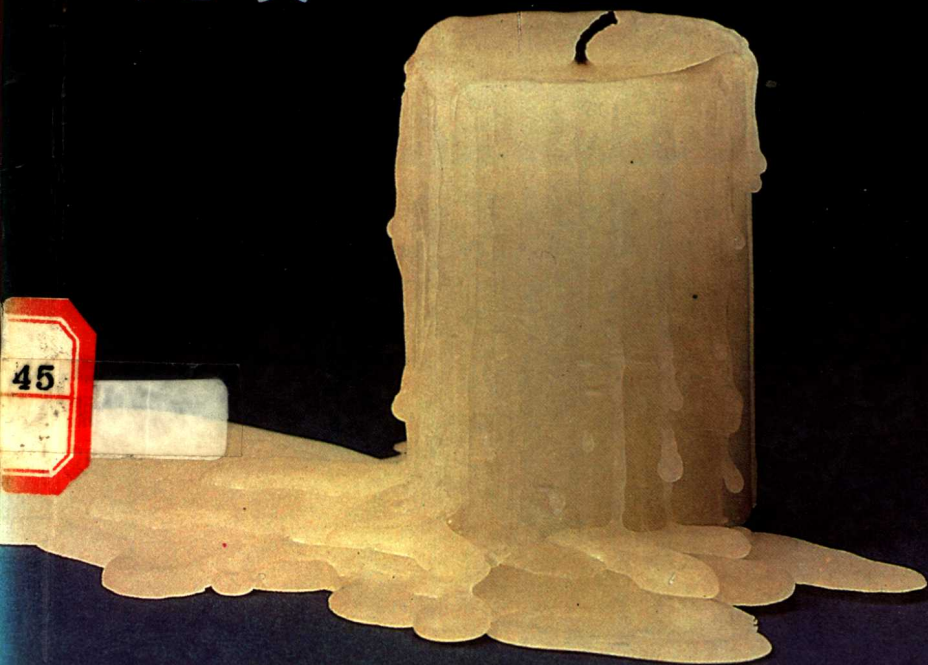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国际统一书号：ISBN 981-3090-02-2

订价：S\$ 4.00 M\$ 5.00 HK\$ 15.00

增一根烛光

湘灵



710677

增
—
根
烛
光

All rights reserved.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,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, electronic, mechanical, photocopying, recording or other information storage,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.

增一根烛光

作者：湘灵

版权：©1987国际图书(新)有限公司

出版及发行：国际图书(新)有限公司

International Book (S) Pte Ltd
Blk 231, Bain St. #03-45/#03-47
Bras Basah Complex, Singapore 0718
Tel: 3384140/3370990 (2 lines)

封面设计：Frankie Wong Studio (Hong Kong)

版头设计：L. P. Wong

印刷：金昌印务 Chin Chang Press

出版日期：1982年2月初版

1982年3月再版

1987年5月三版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国际统一书号：ISBN 981-3090-02-2

订价：S\$ 4.00 M\$ 5.00 HK\$ 15.00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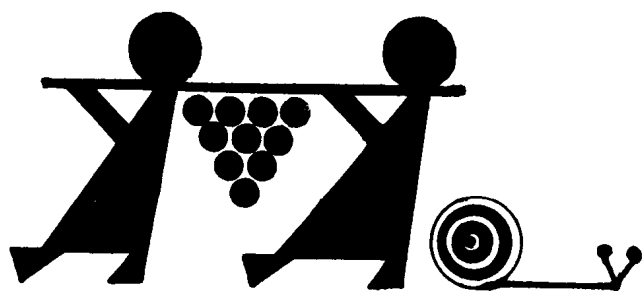


小时候·····	7
木偶·····	15
归·····	21
踏雪故人来·····	35
会哭的乐园·····	45
不死的老人·····	61



悼·····	67
增一根烛光·····	73
折翼·····	95
且干了这一杯·····	121
雨中·····	133
往事知多少·····	139
后记·····	159
再版后记·····	160

小 时 候



……相比之下
我觉得自己的童年回忆
简直是太丰盈了

我出生于香港，却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渡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；生活是纯朴而简单的，蕴藉着无穷尽的天然乐趣。

春天，山野间开遍了红得象火焰一样的杜鹃花，小溪涧旁长满了蕨蕨和凤尾草，轻风很柔很柔的吹着，吹乱了我的短发。和煦的阳光照得人暖洋洋的，我和表姐驰骋在田野上采摘桑叶。

我们一边摘下嫩嫩的叶子，一边把红了的桑葚往口里送，吃得嘴吧也抹上了一道娇艳的红色。表姐还把桑树上淡黄色的小花乱插在我头上，然后拉着我站在溪流边，洁净澄清的水面上，浮现了我的怪模样儿，在那儿微微的幌动着。

我们赤着脚立在清凉的小溪中，悠游的小鱼被我们吓跑了。表姐聚精会神的弯下身子去捉鱼儿，不提防被我在后面大力一推，差一点整个人跌进水里，吓得她尖声大叫，气呼呼的要捉我来揍，但我已跑上岸去了。

我把桑叶擦净了，再剪成丝条，放入竹器里喂养我的蚕儿。听着它们「悉悉」的咀嚼着嫩绿的叶子，看着它们一次又一次的蜕皮，逐渐长大，心中兴奋万分，恨不得它们马上变大，化为茧，化为蛹，化为蛾，好让我在表兄弟姐妹辈中，争个养蚕第一，作为吵架拌嘴时的最佳武器。

可是，我的蚕虫时常遭受敌人的侵袭，竟然无声无息，不作任何反抗就呜呼哀哉，那些可恶的蚂蚁，乘着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悄悄的爬过了几度的障碍，把我的温顺而可怜的蚕儿全部杀害了。

当我看见平时蠕动着，日夜不息咀嚼叶子的虫儿，现在僵死了，任由蚂蚁瓜分噬食的恐怖情形，简直有说不出的痛心，我立下毒誓，有一天要把全世界的蚂蚁都灭了种，不得留下任何一只，否则难消我心头的气愤。

盛夏，烈火般的阳光，扫尽了清晨晶莹的露珠。一早醒来，

便热得头昏脑胀，头上的汗珠随着短发流下，早已濡湿了枕头，和夏天的细麻衣裳。

院子里满地都是树荫，但一丝风也不颤动，大地仿佛停止了呼吸，沉闷得令人窒息。这时候，我往往瞞着家里的人，偷偷的跑到不远的江边去。

学校已经放了暑假，浅浅的江上嬉水的人可真不少，我很想跳下去，泡在冰凉的水里消消暑气。但到底年纪小，有些胆怯，虽然几个表哥表弟在水中向我频频招手，我还是一直迟疑着。

骤地，我的左足被人捉住，用力一拉，接着扑通一声，整个人跌进江里。我又惊又怕，一连喝了几口江水，又见他们望着我拍手取笑，不由哭嚷起来，吵着要上岸向姨丈姨母告状哭诉去。

我的哭声越来越响亮，大有不可收拾之势，他们不由得手忙脚乱，怕被姨母知道了，会受严厉处罚。

二表哥推来一张板凳，哄我说，如果我不再哭，他就教我怎样扶着木凳游泳；刚才拉我下水的七表弟也愿意把他的蟋蟀分送几只给我，只要我不去告状。我抽噎了几下，总算止住了哭泣。

夏天的夜里，人们都在院子里乘凉，大人的手上总拿着扇子，不时扑扑的搥着，谈着他们的话，湿热的小风，要隔很久才吹上一次。

黑暗的天空中，闪耀着千颗万颗的繁星，使人怀疑地上的萤火虫是否飞上空中，带着它们的灯火？而四周院落闪动飞舞着的小虫儿，又教人想到那是天上众星的殒落人间。我不是提起扇子捕捉流萤，跃起身子去获取星星，就是和邻居的小孩捉迷藏，跑到全身湿漉漉的，妈妈气得把我大力按在小竹凳上，命我安安静静，规规矩矩的坐着乘凉，不许再移动半步，否则，等会儿不让我

吃清凉可口，消暑解热的绿豆汤。

寒风一阵阵的吹紧，秋天来了，周围的树木，也都零落了，一片片的枯叶，层层堆叠，落遍了人家的院子里和大街小巷。

我和表姐妹拿了竹篮子，踏着铺满了憔悴的黄叶的街上，嘻嘻哈哈的弯下身子把枯老的败叶捡进篮子里，回去晒干后，便是绝好的燃料。一边忙碌的拾着数不清的落叶，一边还有树上的叶子，经过了垂死的绝望的挣扎后，终于在西风的叹息中，纷纷连梗带柄的滚掉下来，落在我们的头上，落在我们的背上，落在我们的脚上。

我淘气起来，索性往地上一躺，落叶堆叠成了天然的垫褥，躺卧在上面，发出带有湿味的清香，有说不出的舒畅，望着那高旷无垠的蓝天，望着树上一片片的黄叶在风中飘零纷飞，我竟入了神，一直到她们用叶子要把我整个人埋葬起来，我才一跃而起。

平远的稻田，已有一半割起，那未割下的一半，闪着金黄色的稻波，满拥着丰收的热情和快乐，在晴朗的秋色下欢耀着。

我总爱在放学后跟着学校高年级的同学，一块儿到田野去帮忙农夫们把在收割时遗落在田畦里的穗子拾起，放入随身的篮子里，田里的农夫，看着我们，互以无声而亲切的微笑招呼欢迎我们。

姨丈的家里有一个小池塘，池塘的四周是菜园。秋凉过后，姨丈便把塘里的水抽干流空了，剩下遍塘的鲜鱼，挤挤攘攘的在干涸的池塘底下作垂死的挣扎。我最爱爬在塘边一棵大树上，俯视下面数以千计的鲜鱼，想到不久就有鲜美的自制鱼干入口时，一时心花开放，喜极忘形，好几次一松手，险些摔下来。

在大北风吹起的早晨，被母亲一次又一次的摇醒，要我离开这个温暖的棉被窝，在烈风中战慄着回学校去，实在是一件最残

酷不仁的事情。

好不容易才嘟着嘴挣扎了起来，马上就要披上几件厚厚的冬衣，整个人肥得圆滚滚的，可是迎着疾劲的北风，仍不免要抖索着。

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却是异常暖和的，有时还意外的发现活生生的小虾小鱼，乐得我蹲在洗脸的木盆边，望着它们在水中游来游去，一直到母亲再三的催促，才在那早已冻若寒冰的水里，随便擦擦面就算了事。

吃着热气腾腾的早饭，那些自制的腊肉鱼干在冬天格外浓香扑鼻，所以吃完一碗，忍不住又添上一碗。

在厚厚的棉袄外，还要加上一件母亲亲手织成的毛衣，胸前织绣的白鸽似有凌空飞腾之势，再戴上毛织的红色小手套，围上了长长的羊毛颈巾，万分委屈的背上书包，在呼呼狂吼的寒风中，抖索着上学校去。

冬天的夜晚来临得特别早，黄昏时分，家家户户早已严闭门窗，吃过晚饭，小市镇的街上几乎是行人绝迹。

我点燃了煤油灯的灯心，然后和妹妹坐在云石圆桌旁，在母亲的督促下，温习功课，祖母则坐在一旁的酸枝椅子上，吸着水烟，不时停下来和母亲说些家常闲话。在油灯的金色光芒闪耀下，照露了每个家人的面孔，真实而亲切。

夜渐深了，被严拒在门窗外的北风更加放肆的怒号着。母亲到厨房里去，从火炉里把已烘好的马铃薯或蕃薯扒出来，把灰吹净了，拿出来给我们当宵夜吃。我总是把那一粒烧炙得最焦香的抢到手上，呼呼的剥了皮，连那阵热烟也吞进肚子里去，烫得叫人的嘴吧发痛，心腔发热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来到新加坡后，每当自己吃着宵夜或看见别人吃时，那些个在冬夜里吃着由火炉处扒出来烧烘后的马铃薯蕃薯，充腹取暖的日子又轻轻的在眼前幌动着，象梦一般的飘忽不能捉摸，又象梦一般的温馨耐人回味，连那些在田野上奔驰欢跃，在山林间捕捉蟋蟀，在溪涧边采摘野花的日子，也一同轻涌上来。

小时候的事情，怎么可以忘却呢？那种生活，象水边的芦苇草，清新自然而又韵味无穷，不是现在的小孩子，坐在电视机旁看卡通片、看摔角、看花月良宵，随口哼几句流行歌曲的调子所能比拟的，也不是堆到满屋子都是玩具汽车，飞机大炮，大小洋娃娃所能并论的。当然这些也都是快乐，但这种欢愉毕竟是淡淡的，象沙滩上遗留下来的足迹，海浪涌来时，就冲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相比之下，我觉得自己的童年回忆，简直是太丰盈了。

